

3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2 1930

(33)

4681,3212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邊塞類二

御夷二 四十六則

隋恭帝時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請李
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
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

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了也吾所以少取者示
貪且不以為急故爾當為汝貫之不足為汝費也淵
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
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
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
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唐高祖時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高祖謂裴
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
今北寇方強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
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

夷然後徐思其宜高祖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突厥進寇高陵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
戰於涇陽大破之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
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
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與汝可
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
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
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
封德彝請禮遣之太宗曰我今遣還虜我畏之愈

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太宗自出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太宗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太宗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太宗輕敵叩馬固諫太宗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

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旣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卽日還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覘之如反掌

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旣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旣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太宗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太宗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太宗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

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突厥寇邊朝臣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掃清沙漠安可勞民遠修鄣塞乎

代州都督張公謹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匿姦佞一也延陀諸郡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蚤糗糧乏絕四也頡利踈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羣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

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太宗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李靖爲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突利可汗入朝太宗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靺鞨遣使入貢太宗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

服豈非上策乎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

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未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未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

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未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裘之域此

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宅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

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
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
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未爲唐室
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及西突厥入寇
太宗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
言今方自咎耳

突厥侯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侯利
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
之間太宗許之群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
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

遣諸將東征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比走薛延陀而南
歸我其情可見矣侯利苾旣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
右武衛將軍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太宗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
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
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
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
將辭行上戒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
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

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世勣還軍定襄

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太宗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太宗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

陀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自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太宗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太宗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使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太宗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

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
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
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太宗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
何力對曰願且遷延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
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
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
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
不恨矣薛延陀何患無君又多以羊馬爲聘經沙磧
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遂良上疏曰往

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
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爲國家惜之媿
隙旣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
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
筭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
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

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乘勢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
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
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
拔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

使自遼東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男生兄弟相攻饑饉連年妖異屢降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中宗時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爲可汗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僊城經畧使周以悌說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旣不失部落又得報讎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

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
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
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
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
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于中國猶欲求地今
若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
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
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爲可汗使招十
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
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能附况獻又疏遠於其父兄
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
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
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爲非計

突厥默啜寇邊中宗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
補闕盧備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
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
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
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旣明敵無不服
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
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

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中宗善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天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

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天后從之元振

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
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
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
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
阻禍亂內興矣天后深然之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初咸亨中
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
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
鐵天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璿楊再思以契丹
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

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
不如治兵以備之璿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
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
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
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天后前歸道以爲默
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
可保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
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
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

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明皇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

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

也明皇曰善遂與之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郭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旣過汾州代宗始聞

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雜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率吐谷渾党項氏羗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迯散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

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
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
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
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
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
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
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請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
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
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
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

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
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
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
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
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爲西京留
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暴橫長安中子
儀至漣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
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
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
赴難轉圍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

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城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僕固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代宗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

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

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
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
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吾地
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
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
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
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
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

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
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
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
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
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
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
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醉地曰大唐天子萬
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
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今公誓
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

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
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
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德宗未之許會邊將
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
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計
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
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
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
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

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耶上曰
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
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
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
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
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
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
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
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
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

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葦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况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

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灾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

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讎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河隴旣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

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武宗時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嗚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

患上問德裕嗚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嗚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益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

如已交鋒卽詔塞下羗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嗚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武宗皆從之嗚沒斯帥其衆三千餘人來降

那頡啜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嗚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嗚沒斯自本

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昭宗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萃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蓋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

後梁時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強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妻述律氏爲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屬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

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
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
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待之益厚以延
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
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魯文思
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
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梁世契丹不深入
爲寇延徽之力也賈其燕晉王六登營其北於薛
後唐時契丹舍利前刺與楊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
丹屢遣使請之明宗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

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
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
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恐悔之無
及旣而契丹使者辭歸明宗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
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

後晉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
遣人殺之契丹以爲讓晉主爲之遜謝重榮執契丹
使拽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
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
爲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

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
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
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
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
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
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
輕敵吐渾假手報讐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
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
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
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

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
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
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
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
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
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
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
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
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
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

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奸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
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真宗時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
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晉
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
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
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
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
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
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

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
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
生還帝壯其言

仁宗時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
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
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
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象胡宿奉御
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
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
耳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䟽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富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

懷與語特末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仁宗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辨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遂以官爵賂之遂往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

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
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
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
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
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
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
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
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

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
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
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
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
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
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
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
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舜爾澶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

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

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無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

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脩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至禧歸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詔劉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魯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

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朔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畝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

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土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

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績代忱等與遼使議績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寃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遂括乃還括在道圖其

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韓琦論西夏請和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

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

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會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求圖我太祖太宗統關西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匱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

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

劉敞治戎論 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失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

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國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

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

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耻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言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乂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不書敗適幸而勝

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
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
之况其實乎其言猶惡之况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
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
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
不也其禦之具素脩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
脩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
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
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
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

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
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
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
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慳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
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
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媮惰居
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藜雖有攫
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
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
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

日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
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
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
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非
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
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
有不得哉

蘇洵審敵策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
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
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

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
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
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
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
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
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羗之變出
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
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
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
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

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壤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

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

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

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

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申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辯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心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

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
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
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
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
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
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
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
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
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

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
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
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
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
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
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
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
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
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
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

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
七國及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
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
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
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
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爲
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
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
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
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

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
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
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
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
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
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
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
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
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
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

系漢書卷之六十九
四十三
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
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
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
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
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
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
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
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大祗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
是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軾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
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
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
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
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
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
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
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
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
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

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
馬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
議不爲久長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
十百萬以資疆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
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
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
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
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
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
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

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
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旣而去未數月
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
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
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
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
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
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
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
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

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于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恠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

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疆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句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

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疆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

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攻戰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

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斷三首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

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疆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疆徧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

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
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
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
之患也是故聖人必于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
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
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
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
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
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
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

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
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
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
乎且夫兵不素定不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
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
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
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
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
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
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

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
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馬耳
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彌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
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
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
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
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
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嘗欲戰
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疆於天下之諸侯秦
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

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
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
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
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也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
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
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
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
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
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
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

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疆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

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子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

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
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
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
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
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
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
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
比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攻
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
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

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
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
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
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
強弱之勢將有所及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
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
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
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
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
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

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于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惟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逸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

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

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
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
彼一歲而十被兵馬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
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
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
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
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其次請論比狄之勢古者匈
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
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
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

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
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
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
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
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
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
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
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
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
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

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騎射也借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棄其後

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

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
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
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
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
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
郡旣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
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
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
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
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

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
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
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
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竒功則非斯人莫
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
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
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
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
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
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

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畜史者徃徃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嚮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術

竄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萃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

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馬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于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

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

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蘇轍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濶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

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
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
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
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
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
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
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
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
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
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
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
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
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
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
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
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疆盛夷狄暴橫之時
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于中國新定休息自
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
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于夷狄
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

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托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

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

系流類編卷之十一
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習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

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人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渙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

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
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
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
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
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
下摧折之志復壯而比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尹洙叙燕策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
茂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疆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
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疆弱燕不能
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

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
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
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
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
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
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
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二壁于爭地掎角以疑其兵頓
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
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

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
儻比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
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
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
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
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
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
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
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挫者善敗也昔
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
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
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
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
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
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鑑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
云

高宗時胡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
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至紹興卑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閎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高宗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高宗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

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孝宗時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范成大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

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襯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人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寧宗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
疏請絕之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
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
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
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勤之
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
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
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
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
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
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
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
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
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
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
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
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七十

明北海馮琦纂

第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邊塞類三

論邊四十一則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漢鼂錯上書論邊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

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
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
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
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吏五之溝漸車之水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
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
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
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

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二不當一荏葦竹蕭
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二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
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
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
袒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
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

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
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
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

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
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
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
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
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笑之
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
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

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

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

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城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武帝止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寡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闌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達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

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

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入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

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母乏武備而已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候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

與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
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
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
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

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
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
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
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
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
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設置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
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

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問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宋何承天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

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

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
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
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
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
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
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
爲左袵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繼負
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
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
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

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
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
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
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
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
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
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溪
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
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
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

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
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
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
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
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徃
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
竒楊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
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
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
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

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
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
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
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
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
今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忸怩未虞天誅比及秋末
容更送死姦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蕪閭井
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
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
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

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聞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人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

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塲選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二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

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戊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

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

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
遵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
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
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
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籛利鐵旣不
都斷徃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
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徃來幢隊挾藏者皆以
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
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
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
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
堵利其埭過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
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
長亦徹敵之要也

魏中書監高閭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
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
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
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
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鬪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

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

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勞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緣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

經海類編卷七十一
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今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
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
賞罰太后不能用

唐太宗時李世勣爲并州長史令行禁止民夷懷服
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
壯哉

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
下百姓苦之武后以郭元振爲都督振始于南境硤
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
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振又令甘州刺史李
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
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振善撫御在州五
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玄宗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
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
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
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京州朔方節度捍禦
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
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

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收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勝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蓄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本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指置垂方課責虧度財匱於
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夫關中
戍卒不習士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
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
實亦有損可謂措置垂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
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
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
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
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可謂
課責虧度矣虜侮人寇將帥虛張賊勢惟務徵發益

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
邊問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
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自頃分割朔方列爲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旣無
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
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
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
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
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

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今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奸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

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德宗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憲宗時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

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李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馭者流及他方

崔融拔四鎮議 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

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奎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筭曠古莫聞夫胡者北狄之總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規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宜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更相馳突至今陷潰者靡歲而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眾窘于平城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肆志遠略建元中使

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匈奴右臂
乃復度河湟築令居塞以絕南羌北交於是乘障塞
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
後國用富強太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
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
月亭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駝
馳既死其人亦殄及至造皮幣美緡錢稅舟車權酒
酤夫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
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爲置使者校
尉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

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屬匈奴歛稅重
刻諸國不堪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內屬自建武至
于延光三絕三通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修孝武舊
蹟並南山至于葱嶺爲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
勵精爲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徃戍繁數用度減耗
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
西所以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高昌壁歷車
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蹟以臨我墩煌伏賴主
上神鑒通幽冲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乃
命右相韋待價爲安息行軍大總管安西都護閻溫

古爲副問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行軍司馬宋師將料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逢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耆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於瓊州棄溫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胡益瞻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旣動自然威臨南羗南羗樂禍必以封豕助霍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况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郡武

衛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感國滅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安危之計夫南羗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群羗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遣李息爲擊平之是則羗胡同惡有自來矣遽而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言願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爲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後羗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

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
今之默啜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羌頃者若兵稍遲
留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
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
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
生馬每灾風橫必石飛吼行人晝看朽骨以知道路
夜視斗柄以辨方隅往往遇馳泉時時得馬酒而後
度焉蓋馳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強寇則
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正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
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為賊所役屬賊吞之

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深入乎有
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甘肅四州並以
南山為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
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
而前則涼州以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
非便主上以默啜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
生遂令匍匐請命聳踴知耻中國不聞犬吠之警邊
亭不識狼顧之憂聖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啓脩政
而有扈奔農脩德而夙沙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
戚而苗民來為不虛也賈誼書云成王問鬻子曰聖

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夫富則可爲也壽不在天乎
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患則人免於一
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無凍餒則免
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刑罰廢
人無天闕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時
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
聖主在上而得四生稟氣流形孰不幸甚然爲邦之
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
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烈爲宰相不
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
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
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探侯應不可之言納傅燮深慮之議然後風
爲號今雷爲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
地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如斯而已矣拔舊
安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兇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
伏念五六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

再三察焉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若身嘗涉歷文宗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恐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

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今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後梁周

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
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
者徃徃殺之

後唐時契丹旣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外
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
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
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
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
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
騎來爭德鈞擊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
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
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後周詔節度使王
彥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
之世宗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
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
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世宗皆從之以藏英爲泃邊
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
視役者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
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太宗時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

用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旣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仁宗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陵今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臘丸中遺剛浪陵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陵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見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囚嵩窖中剛浪陵使其教練使李文

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

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

經濟類編卷之十一
為體量安撫使徒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
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
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
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
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
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
人為之誣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田錫論邊事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
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舍無惑思慮必精

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
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
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驛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
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乘秋致
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
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
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
儲前歲倣擾邊陲親遷鸞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
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
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

不得務歛勞頓斃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鑑前軌以恢未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

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

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益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

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爲國大計不得不然

尹洙息戍策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典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人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餼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

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懼兵

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楊億論靈州事宜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
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故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
爲平津侯爲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
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辨獲進並侍左右
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
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
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卽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
在要荒之外國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

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
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
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
望當邊境謐寧羗戎卽敘道路不壅饑饋無虞猶足
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扞蔽自胡鷄作梗邊邑
屢驚雜虜爲其脇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
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羸糧
之役必典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
離去內地皆無鬪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
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屨所失至多將

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
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
國帑匱乏之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
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端然僅存河外
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
度朝夕且使賊遷橫行沙漠俶擾疆陲擊列鎮之戍
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
陵但繕完而人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确此
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
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爲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

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
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毆民於死
地者也今或棄之卽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
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
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卽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
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
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
號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
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

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
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
爲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
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
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
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
其內屬爲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
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
夫通于時變卽憂萬民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
之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正與今

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爲言卽燕薊八州河湟
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
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
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爲利所誘故
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日種類必來寇
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
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
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况我人但以攻剽爲能罔知
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
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

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卽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况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齊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爲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書以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也 拜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以 瓜賊勢自分卽虛州東遷之民虞邀擊之患雖有則 易爲枝梧且國家所

惜者土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翦除臣以爲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睢盱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脇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虛州每歲更無饋運絕其

覬望何所窺圖乎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餼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闔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朝廷無盱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爲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

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卽召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縣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卽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熒熒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讐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腥膻之群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

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寇準論澶淵事宜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起戎心臣欲乞

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卽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闡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闡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遙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扈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

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卽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
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
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驟
慢那至洛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
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
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
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
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
下寨抽那不起邢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
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

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
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
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
靈或是鑿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卽且幸澶淵就近易
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
竒略卽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
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
犬戎頗乏糧糗惟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
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
瀆天聰伏增戰懼

韓琦答詔問北虜地界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
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
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
臣切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
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
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
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
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慝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
民各生安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
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

爲恆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
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
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
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視應之之實
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
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
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
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
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
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廐河一路殺

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
卽契丹壻也旣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
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
漸高仰不可爲棲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
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典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
慢書所謂剗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
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
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
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
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

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例
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濶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
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
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棊張盤
前後非一又諸處剗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
州等處剗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
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
弊此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
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
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辨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

官造結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準備隨行明
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
虜素爲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
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贖朝廷代
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
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
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明好
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
要旨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笑然臣聞
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

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
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人情者實避
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
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爲陛下
謀者必曰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
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預有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
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
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
復以爲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
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

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
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宴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
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補救終非
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所
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
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則是一戶
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
通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
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
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

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
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
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
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
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
怨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
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
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
也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又今好進之人必
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若大兵深入虜境則幽

經漢類編卷十一
四十一
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河朔累歲災傷民
力大乏沿邊州郡芻糧不支新選將官例皆羸勇保
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
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將奈何陛下誠將契
丹所疑之事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伏則可遷
延歲月益養民力使塞下有餘粟帑中有餘財俟虜
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
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功德赫然照耀無窮矣
賈昌朝論邊事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
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

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
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美出師禦寇所向
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治
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
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
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
難措跡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
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急之敝也且親舊
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
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敝也

經濟類編卷之七十一
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以上
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
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以賞罰馭士
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
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
尚寒不可禦况伐蜀將士乎卽脫所服貂裘暖帽遣
中使馳賜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
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劍曰自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
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
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
也蓋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
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
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
否上行則下矣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
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
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褊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
法論至於筦榷賦稅供軍庫之物使皆得用之太祖

雖朕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爵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疆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馭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已謂河北河東疆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名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黠涅混

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貢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

陳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縣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

一同中夏吳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比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垂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爲疆虜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旣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

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首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密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爲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爲間謀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

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爲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耻也

司馬光論北邊事宜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

之計校未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尤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

而望夷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

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
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
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
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
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
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
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
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
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
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

唐之士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仲訥禦戎議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

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占稱禦戎無上

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

之亡漢因而匱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

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

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

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爲君君子則舉

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爲之

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

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纖草稿木橫出妖孽况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

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

悔何

張載上邊議四事 一曰清野城中之民既得以依
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
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
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
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群
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
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
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
爲計之當先者也 二曰固守師爲虜致則喪陷之

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
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
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
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
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
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
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三
曰省戍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
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
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

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
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則舉
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
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
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
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
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
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
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
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四曰因民計民以守

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
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
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
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
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
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
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
利今日之民

呂大鈞世守邊郡議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
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

經漢類編卷十一
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

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其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

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母問親踈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神宗時建昌軍司理王韶請關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羗

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李師中議以爲不便詔李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

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徒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初師中接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徐禧等旣城永樂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不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旣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

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
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
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
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
舉稷未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
數百人喪士卒沒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
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
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未樂之役官軍熟羗義保死者
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神宗臨朝痛悼
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

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
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
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
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
安禮諫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
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

高宗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
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
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
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

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
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
猗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
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
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
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
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
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
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
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
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
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
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
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
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
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
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
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
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

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制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江介宮闕

府荆管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難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

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
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
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
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
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
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
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帥宵奔則和議之與治
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
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
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
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
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
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
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
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
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
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

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寧宗時金徒單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榘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主從瑾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

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真德秀朝奏五事 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

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隣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一賊口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

識諱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
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
慶也五日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
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
日實公論屈伸之幾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
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
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
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
繇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

議所以爲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高等十六人謂
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
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定宜
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
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
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總管能
捍州郡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
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
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
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

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脩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師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經濟類編卷七十終



